

水浒计谋鉴赏

张华松 史瑞玲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水浒计谋鉴赏

张华松 史瑞玲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水浒计谋鉴赏

张华松 史瑞玲 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5插页 280千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9—01820—4
Z·83 定价 16.80元

序 言

文本的多义性，是古今中外杰出的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把握和阐释它们，从而获得不同的认识，取得多种的启迪。

张华松、史瑞玲伉俪《水浒计谋鉴赏》一书，是从谋略学的角度解读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华松是位著述颇丰的青年历史学者，近年来，又沉潜于中国古代兵法谋略研究，是即将问世的《中国兵法大词典》主要撰稿者之一，并有多种关于兵法谋略的论著发表；瑞玲则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二人合作此书，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民起义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它写的宋江起义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钦二帝时，《宋史》有所记载。自南宋开始，水浒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被当时的说话艺人取作题材，铺陈演述，深受欢迎。南

602191/04

宋末年罗烨《醉翁谈录》中记载了不少关于水浒故事的话本题目,而在另一部成书于宋末元初的话本结集《大宋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已略具首尾,初成体系了。元代,杂剧兴盛,水浒故事在舞台上搬演,以更加具像化的艺术手段使水浒故事深入人心。正是在长期积累演化的基础上,才由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施耐庵或罗贯中创作成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巨作的。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虽然都经过了长期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三国演义》是部“按鉴重编”的历史小说,它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大多都有史籍记载;而《水浒传》的历史根据却十分简略,只能算是一点影像或因由,它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是来源于民间传说以及民间艺术家的创造加工。另外,《三国演义》是以帝室皇胄、文臣武将为主角的;而《水浒传》描写的则是市井平民、草莽英雄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从谋略学的角度来考察,《三国演义》中的纵横捭阖,就带有较多的士大夫色彩;而《水浒传》中的弄计施巧,则主要是下层民众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水浒传》就特别引起封建统治者及卫道文人的敌视和攻击,甚至诋之为“诲盗”之书,明令禁绝。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骂它“淫词诡行,饰诈眩巧,耸动人之耳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则云:“《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而这些恶言秽语,也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水浒传》在谋略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明代的刘仕义倒是有些见识,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水浒传》在处世应变上的作用,他说:“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哉!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至于平民百姓,则不仅借读《水浒传》以寄其愤世之慨,而且从中汲取生活的经验和斗争的策

水浒传计谋鉴赏

略。据清人刘銮《五石瓠》一书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就天天命说书人讲说《水浒传》等书，“凡埋伏攻击咸效之。”

华松和瑞玲二位作者，在《水浒传》中精心选取了74则计谋故事，从兵法谋略学角度，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并辅以精当的史学考辨和文学赏析，上下古今，纵横驰骋；洞明练达，启人心智；生动活泼，饶有情趣。展读之下，令我爱不释手，推己及人，我相信这部有益且有趣的书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李永祥，1995年11月16日

目

录

贼高俅识机握机	(1)
王教头走为上计	(9)
王教头避实击虚	(14)
神机军师行苦计	(18)
花和尚以迂为直	(22)
花和尚驯服泼皮	(27)
高俅放线钓林冲	(31)
豹子头后发制人	(37)
王伦玩弄平衡术	(41)
吴学究巧说三阮	(47)
吴用智取生辰纲	(56)
三雄计夺二龙山	(67)
宋江巧施缓兵计	(72)
美髯公争做人情	(77)
碣石湖瓮中捉鳖	(81)
吴用借刀杀王伦	(86)
梁山初开游击战	(93)

阎婆顺手牵宋江	(98)
武松打虎善治气	(103)
王婆巧说捱光计	(109)
郓哥巧施捉奸计	(115)
何九验尸留退路	(118)
武松醉打蒋门神	(122)
张都监施美人计	(127)
小李广疲敌有术	(132)
宋江计收霹雳火	(136)
宋清家书赚宋江	(140)
白张顺斗黑李逵	(144)
文炳勘破诈疯计	(149)
文炳机深识假信	(154)
梁山泊计劫法场	(162)
顺手牵羊打无为	(170)
宋江初弄架空术	(175)
宋公明装神弄鬼	(182)
朱富巧设邀截计	(188)
石秀侦探盘陀路	(191)
登州孙氏大劫牢	(197)
连环计破祝家庄	(201)
吴用妙计赚李应	(209)
梁山二师反劫寨	(212)
将计就计破高唐	(215)

宋江大行纺车战	(218)
汤隆智赚金枪手	(223)
宋江大破连环马	(230)
四山联合打青州	(236)
花和尚失机被擒	(243)
反客为主战华州	(248)
晁盖中敌饵诱计	(253)
吴用计赚卢俊义	(258)
吴用巧施心战术	(268)
关大刀围魏救赵	(272)
智多星退兵伏敌	(276)
呼延月夜赚关胜	(279)
巧借天时擒索超	(286)
白张顺急中生智	(291)
里应外合取北京	(295)
番犬伏窝破曾头	(303)
宋公明以退为进	(307)
九纹龙青楼中计	(314)
风流将使气受擒	(318)
弃粮做饵诱张清	(322)
宋公明神道设教	(326)
黑旋风负荆请罪	(335)
燕青智扑擎天柱	(340)
智多星巧做手脚	(345)

梁山军十面埋伏	(349)
刘唐火烧连环船	(354)
釜底抽薪擒高俅	(358)
宋江钻枕头关节	(362)
宋江挥泪斩校尉	(375)
白张顺大意丧命	(379)
表里夹攻擒方腊	(384)
小乙哥急流勇退	(391)
王高施毒害宋卢	(394)

贼高俅识机握机

这个计谋故事见于《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说的是北宋倒数第三个皇帝哲宗即位之后，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东京开封府有个破落户高二，仁义礼智信究竟为何物，他一概不知，却能踢一脚好气毬，所以东京人都管他叫高俅。后来有人状告他诱导少年犯罪，高俅被开封府打了 20 大棍，驱逐出境。高俅流落来到临淮州，投托在开设赌场的柳世权的门下。三年过后遇赦，高俅要回东京，柳世权就介绍他去投奔在京城里开药铺的亲戚董将士。

董将士一见高俅，心里就打怵，寻思道：“这个高俅，我家怎么能留得下他！他原来就是个帮闲破落户，没有一点德行，如果收留他，孩子们不学坏才怪呢！如果不收留他，又撇不开柳二郎的面子”。所以当时只好满迎满接，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留在家

中宿歇，每天好酒好肉款待。住了10多天，董将士想出个计策，便对高毬说道：“我这里萤火虫的屁骨，照人不亮，恐怕日后要误了足下的前程。我把足下转荐给小苏学士，将来也能有个出路，意下如何？”高毬大喜。

小苏学士见了高毬，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心里想道：“我怎么能把这个人留在家里，不如做个人情，把他推荐给驸马王晋卿，做个亲随。驸马就喜欢高毬这样的人”。于是次日就派人把高毬送入驸马府。

驸马王晋卿一见高毬，就有故交之感，高兴得很，便要高毬做自己的亲随。从此高毬在驸马府随意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一天，王晋卿打发高毬往端王府中送玉制玩器。那端王姓赵名佖，神宗之子，哲宗之弟，琴棋书画，儒释道教，踢毬走马，品竹调丝，吹弹歌舞，无所不通，花花公子之事，更是无一不晓，无一不会，无一不爱。高毬给院公领进端王宫中，正赶上端王赵佖在庭院里同小太监踢气毬。高毬不敢冒失，便站在人群里观看。也是高毬合该发迹，时运到来，只见那个气毬腾空而起，端王没有接着，直落到高毬身边。高毬勇气从胆边生，顿时使出个鸳鸯拐，把毬踢给了端王。端王大喜，便问道：“你是什么人？”高毬走上前跪下禀道：“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受命送来两类玉玩器进献大王，有书柬在此拜上”。端王要堂候官把玉器收了去，问高毬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叫什么名字？”高毬拱手跪禀道：“小人叫高毬，胡乱能踢得几脚”。端王说：“好！你上场来踢着玩会儿吧。”高毬拜道：“小人是何等样人，敢在大王面前献丑”。端王说：“这里就是‘齐云社’，名字叫做‘天下圆’，不分尊卑贵贱，踢几脚何妨！”高毬再次拜道：“怎敢！”三回五次推辞，怎奈端王执意要他上场，高毬便叩头谢罪进入毬场，才踢了几下，端王就不住声地

喝采起来。高俅见状，愈发精神抖擞，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只见那只气毬在高俅的脚上膝上腹上胸上肩上臀上背上头上，高起低落，上下翻飞，不离左右，就像是用鱼胶粘在他身上一样。端王看得如痴如醉，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当晚，端王留高俅在宫里歇宿，次日请来王都尉饮宴。席上，端王说：“这高俅脚下功夫过人，孤想要他来做亲随。”王都尉同意，端王欢喜，执杯相谢。

从此，高俅吃住在端王宫中，给端王做伴，形影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驾崩，端王即位，他就是徽宗。徽宗一心要抬举高俅，所以那高俅不到半年功夫就官至殿帅府太尉。

高俅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便把自己的名字删去毛旁，添作立人，变成“高俅”了。

由足球名星而位登大僚的，据笔者所知，古今中外仅有二人，一个是现代巴西的贝利，他官至体育部长，这倒不足奇怪；另一个就是古代中国的高俅，他竟做了禁军统帅，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

古代中国的足球叫做“鞠”，又名“气毬”，因为那时的足球外面是皮，里面是毛，所以“鞠”从“革”，“毬”从“毛”。宋代的足球比赛同现代足球颇多相似之处，踢球的团体组织叫“齐云社”，技术动作有什么“打二”、“鸳鸯戏水”、“喜鹊搭桥”、“金钟倒挂”等等，帝王贵族踢球乃是时尚，凡此都是见诸史乘的；而高俅藉助脚下功夫平步青云的传奇故事也非施耐庵向壁虚构，乃是有历史做依据的。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解

后，王云：‘今日偶忘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侏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侏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耶？’侏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赐，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侏始也。……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水浒》叙高俅的发迹史与《后录》等史籍记载基本吻合，所异者计有：一，同高俅发迹史有关人物，《后录》有苏东坡、曾布、王晋卿、端王，《水浒》则去曾布，入柳世权、董将士。二，王晋卿即驸马都尉王洸，《水浒》说他是哲宗的妹夫，神宗的驸马。据《宋史》，王洸却是神宗的妹夫，哲宗和徽宗的姑夫。可见小说恰好错了一代。三，据《后录》等史籍，高俅有兄弟高伸、高杰（傑）。这便证明高俅名字的从立人，并非《水浒》所说那样，先叫高毬，发迹后方改名叫高俅。四，高俅深得东坡的赏识，是因为他“笔札颇工”。东坡把高俅推荐给曾布，乃是因为自己“出帅中山”，是不得已的事；而曾布拒纳却是因为“史令已多”。《水浒》由东坡与曾布的一荐一拒，敷衍为柳世权、董将士、苏东坡三人厌恶高俅的为人，都把他像皮球一样地远远踢开。四，高俅发迹后，尚能不忘苏氏之恩，可见其也并非如《水浒》所说的那样，“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五，《水浒》讲高俅当初被开封府驱逐出境，流落到淮西临淮州，可是考之史乘，宋代无临淮州，但有临淮县，且临淮县也不属淮西而属淮东。

《宋史》没有给高俅立传，然就稗史笔记而言，高俅并无昭著

的劣迹可察，故此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在《宋史》中合称“六贼”，而高俅得能不与其间。

那么，一部《水浒》有何要首叙高俅呢？

过去的评论家说，《水浒》是部“怒书”，是部“发愤之作”，金圣叹进一步说，“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真可谓一语破的。高俅的发迹史正是北宋末年腐朽黑暗的官场政治的缩影，也是天下英雄好汉给逼上梁山泊的背景。然而说到此，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施耐庵何以用高俅做为小说头号反面人物形象的问题。想来大概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野史有关高俅的故事原本就充满了传奇的色彩，生动有趣，颇具戏剧性和讽刺性；二是由高俅的姓名似乎能引伸出什么“微言大义”来，即如近人燕南尚生所言，“高是高下的高，俅是求人的求。在专制政体以下，若是想着做官，必得托门子，剃窗户”（《新评水浒传》卷首）。

《水浒》中高俅飞黄腾达的故事，在谋略学上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告诉人们，人要成功，必须能识机和握机。

“机”，即机会、机遇、机运。它是能使人由沉变浮，由失变得，由败变成的某种时机。机遇具有偶然性、瞬间性、时效性和隐蔽性四个特点，因此是不易发现和把握的，这就要求人们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有强烈的成就欲和竞争欲，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快刀斩乱麻般的决断力。

平心而论，高俅这厮的心理素质的确很不一般，何以见得？想那高俅当初给开封府接了20大棍，“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没办法才流落到临淮州。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猪狗不食的东西，一旦闻讯朝廷大赦天下，便“思量要回东京”。你看，他的脸皮有多厚！为何急于返京？因为东京乃帝都，是个花花世界，权贵云集的所在，在这里，他的那套“帮闲”的

把戏最有用武之地，最容易混出个名堂来。所以回京这一步，他算是走对了。接下去，董将仕要把高俅踢出去，但碍于柳世权的面子，又不好明踢硬踢，于是，揣摩高俅的心思而下说词：“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喜不胜收，这便证明他并不满足于做个一般的“帮闲”，胡乱混混就算了，而是有想法的，那便是“也得个出身”。

高俅有“进取心”，时刻准备钻空子，于是“空子”也就来了。那端王没有接着球，站在球场外的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气球飞来之际，高俅认识到这是一生难逢的好机运，因而毫不犹豫，使出“鸳鸯拐”的绝招，仅一脚就踢出个“太尉”来。记得法国的巴斯德曾说过：“机遇只能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高俅这厮脖颈上正顶着这么一个“有准备”的脑袋呢！

机遇来临的时候，既不能眼中无人，毫不客气，也不能过份谦虚，一味退让，要掌握个适当的“度”。高俅做得就很有分寸。他因为已经使出一个“鸳鸯拐”的高难技术动作，显山露水了，所以当端王问他：“你原来会踢气毬？”他委婉答道：“胡乱踢得几脚。”端王要他上场，他推辞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说得既巧妙又得体：所顾虑的不是自己的球技，而是自己的身份。如此，他的“恩王”自然就“定要他踢”了。

抓住机遇后，要珍惜它，用好它，发展它，高俅不愧是钻营投机的高手，因此一旦进入球场，试探性地踢了几脚，见端王喝采，便“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热情那劲头似乎远远胜过今日南美足球先生在他们的总统和球迷面前的表演。端王如醉如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高俅也就真的像个气毬，高高腾

起，直入云霄了。

如今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说自己不走运，不走八字，似乎运交华盖，却不知机运在同一社群的人们面前一般来说是平等的。有些人很顺，“万物皆备于我”，那是因为他善于识机握机；有些人屡试屡蹶，步步赶不上，是因为机遇来临时，他视而不见，失之交臂。所以是否能发现机遇并握住机遇，取决于心理素质的好坏，另外也取决于个人的适应于社会的本领的大小。仍以高俅这厮为例。设若他是个正人君子，是个“仁义礼智信行忠良”的楷模，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交不了好运的。为什么呢？只因为徽宗一朝属于北宋的末世，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社会混乱。皇帝不以国事为念，是天下的头号大玩家，“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既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而群小擅权弄柄，又尽是些小玩家，如那“喜爱风流人物”的驸马爷王都尉，绰号“文痴”、“画迷”和“色鬼”，因风流韵事曾给贬到均州，在均州呆了不足一个月，就逛遍了当地所有的妓院，并且每逛一处，必题诗作画。试想这么一伙子大大小小的“混混”在台上，正人纷纷去国尚且来不及呢，哪里容许你君子上台染指朝政！所以要得机遇，还必需看你的本事是否应合上时代的“潮流”。浮浪破落户出身的高俅堪称北宋末年的“弄潮儿”，伦理道德一概不懂，正经本事全然不会。小说讲，他会“刺枪使棒，相扑顽耍”，这算是正经本事吧，可他又不怎么精通，先前就被王进的老爹一棍子打翻在地，三四个月没能爬起身来，后来又被我们的小乙哥燕青一跤摔在地毯上，半晌才透过气来。他会什么呢？胡乱学了点诗书词赋，只会“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拿手的强项仅是巧言令色和脚下